

想進“大廠”實習的年輕人： offer難求衍生出高價培訓班，入職後從向往跌進現實

互聯網行業興起，這些以高薪、高福利著稱的公司也俗稱為“大廠”。在不少學生眼裏，進入大廠實習，不僅意味著優渥的待遇和轉正機會，更是對他們能力的一種認可。

大廠光環下，實習名額一票難求。在某二手平臺，100元即可獲得“互聯網、券商大廠、快消四大”的暑期實習 offer 培訓機會，一個互聯網大廠線下實習機會被炒到 1.5 萬元，北京上海地區還需加價。

甚至有求職機構專門開設了大廠實習 offer 的培訓班，一對一面試指導，offer 直錄，不成功退全款……從幾百元到上萬元的培訓層出不窮。

大廠實習生 offer 一紙難求

南昌一所 211 高校讀社會工作專業的于碩，研一時就開始找實習。因為入學時就有人告訴她，“我們這個專業不好就業，祇有去大公司實習，日後找工作才有籌碼。”

高薪舒適的辦公環境、扁平化的管理……社交平臺上展現出的大廠光環，讓于碩動了心。經歷了三輪面試後，于

碩獲得了一家互聯網公司的 hrbp 的崗位，負責幫公司招聘。

“大廠從實習就開始‘卷’了。”趙旭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幹了兩年。她還記得入職半年後從華中調到北京總部時，發現辦公室裏坐了一圈實習生，在公司幹的時間都比她長。作為華中一所雙非學校的畢業生，趙旭驚訝于北京地區實習的“內卷”，也暗自感到慶幸，自己不用辛辛苦苦實習大半年，還要忐忑擔心無法轉正拿不到 offer。

工作兩年時間，趙旭也感受到了求職環境的變化。在她本科畢業時，幾個月跑了幾十場招聘會，那是她覺得 23 年人生裏最焦慮的時刻了。可現在的大學生，這份焦慮已經提前到實習這個階段了。

記者登錄某實習平臺看到，一家互聯網公司產品經理實習崗位，明確要求實習期至少 4 個月，每周工作時間至少 4 天以上。另外注明，在抖音、快手、百度等有過實習經驗者優先。

趙旭還記得，她曾面試過一個 985 高校的研究生，簡歷很漂亮。但同組競爭時，她選擇了另一個學歷普通却有多段大廠實習經驗的學生。在他們眼裏，在工作壓力大、節奏快的大廠實習過的人，意味着有成熟的工作思維，是個半熟練工，可以直接上手。沒有人會選擇零基礎，“成本太高。”

有專家表示，對於那些沒有“名校光環”的學生，除了考公考研外，本身可以選擇的就業面並不廣。不可否認的是，能夠通過自己的實力獲得這樣的實習機會，對他們職業發展確有幫助。

甚至有人為拿 offer 被騙

有市場就有需求，互聯網上出現了“大廠實習 offer”直通車。記者在某二手交易平臺看到，100 元即可獲得“互聯網、券商大廠、快消四大”的暑期實習 offer 培訓，可 1V1 提供面試指導、簡歷修改等服務；1.5 萬元可以獲得一個互聯網大廠線下實習機會，北京上海地區需要加價；甚至有人打出了“offer 直錄，不成功退全款”的廣告語。

有招聘平臺瞄準了這類需求，推出了針對大廠實習 offer 的培訓班。記者諮詢了一家求職機構，對方介紹，培訓課程包括簡歷修改、筆試面試輔導等，每一節課時長一小時，價格在 1299 元。

價目表上還有套餐可供選擇。記者注意到，兩種價格分別為 5199 元的衝刺班和 9499 元的培養班，分別包含了多節一對一在職導師輔導和多節在線視頻錄播課。“都是企業裏的在職導師，各行各業都有。”該機構工作人員稱，導師還會根據個人情況進行入職輔導，爭取能在大廠轉正獲得最終入職 offer。

記者獲取的一份 V 計劃導師名錄裏看到，導師大多出身於國內外名校，不乏清北高材生，大多數人現就職於國內外諮詢、管理公司，提供的培訓服務以筆試面試技巧為主。

一家大廠 HR 告訴記者，機構的課程價格高，一般在校學生根本無法負擔昂貴的費用，大多數人會轉而選擇二手交易平臺。但這種單線交易有風險，等到的可能不是 offer，而是一個騙局。

2021 年，留學生劉宇因疫情原因留在了國內。焦慮中，她打算找個實習，豐富下簡歷。可她的學校在國外排名 200 位之後，之前也沒有其他實習經驗，在官網投遞的簡歷都石沉大海。無意間，她刷到了可以提供簡歷修改、多家互聯網大廠內推資格的消息，她抱着試一試的心態，聯系了所謂的導師。

修改簡歷、填寫內推內容……幾番折騰，她前後花了 2000 多元，却遲遲沒有接到任何面試通知。出于“學歷自卑”，她心裏默認沒通過是學校太差。直到她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試通知，HR 告訴她是從人才庫裏“撈”到她的簡歷，沒有走任何內推渠道時，她才明白自己被騙了。

事後她了解到，網上所謂的“老師”都是職業內推人，內推的簡歷會優先被 HR 看到，這些內推人也會獲得額外獎金，一旦學生入職成功，“老師”的獎金會更豐厚。修改簡歷是真，但那些內推碼網上鋪天蓋地都是，其實是不需要花錢的。

祇有少數人能轉正成功

第一次進入大廠的時候，于碩還清晰記得那種興奮感。公司免費的午餐、下午茶，接送班車、電梯裏瀰漫的香水味和咖啡香氣……幾乎一切，都滿足了她對大廠的向往。

入職一周後，她拿到了印有自己名字和照片的工牌，那一刻，她覺得自己真正成為了大廠的一員。她選了個光線好的角度，特意將工牌上的 logo 露了出來，迫不及待拍了兩張照片發給了爸媽，“我在大廠實習了。”

對於她來說，這是一個當代互聯網人身份的象徵，更是自己提前“覺醒”的最好印證。在她的同學還在學校裏按部就班時，她已經能在目前最“火”的互聯網行業裏工作了。

來北京前，于碩提前在網上找好房子。為了用上公司的住房補貼，她特意選了距離公司 20 分鐘路程的一間房。房子位於海澱區一個老舊小區，原本兩居室的屋子被隔成了三間。6 平方米大小的房間，放着一張單人床和一個衣櫃，轉個身都顯得十分局促。她不解的是，“就這房子，一個月還要 4000 多元。”

她算了一筆賬，第一個月 3400 元的實習工資，還不够交房租的，每天的生活還要靠爸媽接濟。她才意識到，實習還得自己倒貼錢。

另一邊，工作開展得也并不順利。她接到的任務是做表格和發郵件，“枯燥、乏味，太機械了。”她也想創造一些價值，有一次組裏接了一個特殊案子，她想要旁聽學習，却祇得到了一句“你不需要知道”。

實習生也存在 KPI 考核，每兩月一次的評比，決定了最後的轉正名單。天津師範大學的吳玲曾參加過一家大廠的線上實習，沒辦法線下跟 leader 溝通，掌握辦公室裏的動態，這讓她心裏十分忐忑。為了能留下來，她必須更加努力，在學校她錯開高峰期去食堂吃飯，下課後就找一個空教室辦公。課程緊張時，她不得不將電腦帶到教室，趁着課間和自由討論的間隙，處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
辦公室裏，實習生們更要卯足了勁兒。兩個月時間裏，于碩沒有在天黑前出過公司，久坐讓她常常會感到肩頸僵硬。下班時，22 歲的身體像是被灌了鉛，推拿成了她最經常的放鬆方式。

北京的冬天，天黑得很早。回家的路上有一段沒有路燈，于碩總是心驚膽戰的。她從車上下來時，會習慣性加快腳步，留意聽着周圍的聲音，以最快的速度衝到樓上，打開門。偶爾碰到同行的男性，她會特意等站在路口等一會兒，看着對方朝着反方向走遠了，她才鬆口氣。即便如此，于碩還是選擇將實習期幹滿，“不管能不能留下來，拿到實習證明我也有了更多籌碼。”

(文中均為化名)



華盛頓亞裔法律援助中心

Asia Pacific Legal Aid Center

● 對特殊低收入者和殘障人士提供免費援助



法律諮詢、翻譯公證、各類移民、會計報稅、合同審閱、
辦理駕照、入籍考試、租房糾紛、交通罰單、結婚離婚。

諮詢電話 202-802-1663
(國語、粵語、台語和英語)
電話 301-512-4986
(By Appointment Only)
傳真號碼: 301-789-6691
aplacd@yahoo.com

律師團隊: 具有 MD、VA、DC 律師執照
法律顧問: 周波律師 法律助理: 趙元嘉、秦川

服務時間: 周一到周五, 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。
中心地址: 11502 SENECA FOREST CIRCLE
GERMANTOWN MD 20876

